



拔釘子

楊振峯 著

作者的話

這篇偵察小說，經過我深思回忆，在馬启忠、牛克慎、張繼祖、鄧明倫等同志的幫助下寫成的，經過數次修改，最後才定稿。因水平低，沒有寫過文藝作品，所以不論在語言上、用詞上或文字結構上，可能有錯誤不當之處，請讀者閱後，多多批評指正。

楊振峯

1959.3.25.

目 录

- 一、拔釘子..... (1)
- 二、二入虎穴..... (33)
- 三、智勇善战的偵察队长黃勇..... (48)

拔釘子

刘家園子

一九四一年中夏。烈火般的太阳晒得大地象要炸开，枯焦了的麦子稀稀疏疏的倒在田地里。在破落的村庄間除了一些坟墓般的日伪碉堡遥遥相望外，几乎看不到行人，干热的风里夹着火药味，蟬隐藏在树枝密处，时起时落地嘶叫着。皖北的原野上分外显得沉寂荒涼。

刘家園子的吊桥放下来了，一队伪軍的騎兵从里面冲了出来，馬匹暴躁地嘶叫着。为首一个歪戴着帽子的伪軍，把馬枪斜挎在背上，指揮刀向南一指，队伍疯狂地飞驰而去，掀起了一股不祥的黃风，几乎遮沒了太阳。

这是敌大队长刘鶴卿自詡为“虎翅”的騎兵又出动到游击区“扫蕩”了。他們向老百姓派款、要粮、抓丁，配合日寇殘害革命力量，搜捕新四軍，确实給刘鶴卿这只恶虎，插上了翅膀。可是老百姓却象躲避瘟神一样地躲避着他們。

皖南事变以后，敌人的气焰更加瘋狂囂張，手段也更加殘暴毒辣了。不抗战的願祝同匪部勾結日本集中优势兵力企图摧毁我解放区，向我新四軍抗日根据地進行殘无人道的“扫蕩”，所到之处，燒光，杀光，搶光，对我根据地的建設和組織进行兇狠殘酷的破坏，在游击区里，敌人也是圍营清乡，每到一村就包圍起来，把老百姓集中起来查年齡，查生时，查三代，发现新四軍

工作人員和可疑的抗日分子就一律杀掉，真是無惡不作。同時在游擊區里大修碉堡據點，割裂我軍與人民羣眾的聯繫，企圖使游擊區與抗日根據地隔絕，甚至將碉堡據點修到我抗日根據地里面，妄想使新四軍無法在皖北生存下去。

劉家園子就是這樣一個深插在我根據地與游擊區間的一個重要據點，兩丈五尺高的青磚圍牆足有七八尺厚。牆內修有暗行通道，有明暗槍眼和交叉組成的射擊網，園子里外均有錯綜複雜的工事，前沿是很密的鹿寨，前后排有三角形的地雷陣。碉堡里又分上下兩層十字中心的總碉堡，四外都能射擊，圍牆外溝寬水深人不能過。當時我軍僅有幾門迫擊炮、六〇炮，對這樣堅固的圍牆幾乎是無可奈何的。

劉鶴卿對他的工事夸為“插入共軍心腹的鋼釘，共軍插翅也難飛過；”他的偽軍也就是依靠這個老巢作威作福的。從這里安上據點不到三年的時間里，就有近兩千的勞動人民被抓去送到縣城里日寇聯隊長松川那里去，無故的坐水牢，活活的餓死或被狼狗咬死，更殘忍的是把活人當靶標。

人民羣眾對劉家園子真是恨之入骨，無數的羣眾向新四軍請求拔掉這個釘子，為民除害。

師部根據形勢的需要和人民的請求，決定要拔掉這個釘子，狠狠地打擊一下敵人，讓他們知道新四軍和抗日的人民不是好欺的。同時突破這個屏障使我抗日根據地迅速而大片地推向敵人后方去。五月中旬，我師某部向劉家園子發動了猛攻，由於對敵人錯綜複雜的工事構築火力分佈缺乏足夠的了解，使部隊幾次的攻擊都被壓了回來。特別突破口兩旁暗堡里時而集中，時而分散的重機槍火力，使沖擊部隊傷亡很大，這說明敵人的頭子是個反共的老手了。這次攻擊沒有成功，師部首長進

行了研究，认为不摸清敌人碉堡暗道的构筑是不行的，故决定部队迅速撤离刘家围子，佯作向津浦路撤退的样子，以麻痹敌人的警戒，待机消灭敌人。

枪声暂时在刘家围子停息下来了。烈火般的太阳仍烧烤着黄色的土地，四围死一般的寂静，更大的战斗在酝酿着。

决心除害

天色渐渐昏暗，茅屋里模糊不清了。警卫员悄悄地点上油灯，两个四十来岁的新四军指挥员全神贯注地伏在一張五万分之一军事图上精心地研究着。

过了一会儿，参谋长霍地站了起来，用手指将桌子狠狠地敲了几下说：“对，要拔钉子，非这样办不可！”

柯政委划着一根火柴，拿起他那用了六七年的小旱烟袋费劲地抽了几口烟，习惯地等火柴梗快要燃完时才丢到地下。然后眯缝着两只熬红了的眼睛，笑着说：“好啦，老陈！就这样办吧！”两个指挥员会意地笑了。

“报告首长，侦察连连长易峯奉您的命令已经来到！”一个廿四、五岁的年轻连长出现在首长面前，浓黑的眉毛下闪动着两只有神的大眼睛。

“好啊，小易，你来了。”两位首长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和他握了握手，“坐下谈谈吧！”柯政委亲切地说。

“战士们好吗？他们正在想些什么呢？”参谋长风趣地问。

“谢谢首长的关怀，战士们问首长好。大家正在讨论怎样对付刘家围子的事。”

“是啊，这个钉子不拔掉，对于我们各项工作的开展都很不

利，拔掉这个釘子無論从軍事上或是政治上都有很大意义。”柯政委抽了一口烟，接着又严肃地說道：“敌人目前真是太猖狂了，从最近获得的情况来看，我們四周据点里的敌人均有增加，这次敌人佈置的清剿和扫蕩，看来是下了不小本錢，也就是說敌人不允許我們的行动再迟緩了，我們必須尽快地拔掉刘家園子，如果这个釘子拔掉了，对敌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样即使敌人向我們进攻，我們就可以突破圍困我們的据点，向彬插进敌人的所謂‘治安区’里面去，給他們換上防，彻底粉碎敌人的反共阴谋。”

陈參謀长接着补充說：“上次我們对刘家園子的攻击，被敌人优势的火力压下来了，关键問題在于我們对敌人的工事构筑、火力配备缺乏詳細的了解，所以我們才在这方面吃了亏。”參謀长用手指輕輕地敲着桌子接着說：“目前的問題首先是如何弄清敌人内部的情况。”

屋子里一片寂靜，大家都在沉思着如何彻底消灭刘家園子的敌人。在这片刻的时间里，那个硝烟烽火之激烈战斗場面又浮現在易連长的脑海里——炸藥包爆炸了，刘家園子东南角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司号員吹起了冲锋号，我軍的重机枪、迫击炮密集地吼叫着，射击着，敌人的机关枪被打得哑口无声，隨着鮮艳的紅旗，尖刀連黃福成連长一馬当先，衣袖卷在胳膊肘上，高举着駁壳枪，帶着战士象猛虎般地冲了上去，……敌人陣地上开始乱了，有的丢掉武器抱头逃跑……忽然，沉寂了的敌人陣地上又开始了密集的射击，被炸垮一半的地堡里，又吐出了重机枪火舌；十几个英勇的战士倒下了，冲锋失败了。黃福成連长血流滿面，头部肩部都受了重伤。当时易峯恨得咬牙切齿，用拳头猛击着自己的脑袋，痛恨自己沒有尽到一个偵察員的責任，以致使

自己的战友遭受到严重的损失。想着想着，两条浓黑的眉毛已经快锁成一条线了。

“怎么样，小易，被困难吓住了吗？”柯政委眯缝着眼睛，开玩笑似的问道。

“不，政委，战士们早就急了。我在考虑如何尽快地完成这个侦察任务，保证这次战斗的胜利，给上次牺牲了的同志报仇。”易连长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闪烁着复仇的火花。

“好啊，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现有的情况和你们的任务吧。”柯政委说：“老陈，你把详细情况谈谈吧。”

参谋长拉开抽屉拿出一迭材料翻了几页，望着易连长说：“易峰同志，总的形势刚才政委已经说了，目前关键问题是敲掉刘家圈子，打破敌人的围剿；从这里组织全面的反击……”参谋长在画满红蓝铅笔标记的地图上，向易峰详细的谈过已经获得的有关刘家圈子的情况后，接着又说：“你的任务就是带领侦察连，在三天之内把敌人内部的真实情况弄清楚，特别是敌人的火力配备、工事构筑暗道等侦察清楚，给拔掉这个钉子提供有利条件，你看有什么困难吗？”

易连长凝视着地图，没有马上回答首长的话。

“是啊，三天，要完成这个侦察任务是艰巨的。”柯政委意味深长地说：“但是，同志，敌人也在和我们争时间呀！”

“政委同志，我有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保证完成任务！”易连长从椅子上站起来坚定地说。

柯政委和陈参谋长对这个年轻指挥员的勇敢无畏的精神感到非常满意，他们深深相信这个经他们亲手培养教育的青年连长能够完成这个艰巨任务。但是柯政委还是象母亲嘱咐即将出门的儿子一样，继续嘱咐着：“小易呀，我们在具体问题上决不

能藐視敵人，你的對手劉鶴卿是個反共的老手了，三次圍剿時就和我們打過交道的，現在他卷起了國民黨的旗幟又掛上了日本人的旗幟和我們打交道了。”柯政委站起來在屋裡踱了兩圈，站在易峯的面前說：“所以你必须高度的警惕，你要帶着偵察部隊和敵人保持五里以內的距離，最好想辦法混到敵人內部去，把情況弄清楚，及時把獲得的情況報告師部。”

“是，我明白政委的意思。”

“還有，現在的敵情變化很快，你們出發後要和師部盡快取得聯繫，也許聯繫可能中斷，但是你要記住，當你越靠近敵人的時候就越要機警靈活。”

“什麼時候出發？”

政委看了一下手表，“你回去準備一下，今晚九時半出發。”

“是，九時半準時出發。請首長放心，我們偵察連保證完成任務。”易峯用堅毅有神的眼光望着政委和參謀長，象宣誓一樣地說。

政委和參謀長滿意地點了點頭。

夜 半 哭 聲

夜深人靜，月亮在烏雲里時隱時現，陣陣微風吹來，白楊樹葉沙沙地響着。

二三十個偽軍模樣的人，從南面向着離劉家園子五里的小王莊行進，他們沒有走大路，穿過田野，繞小道迅速地走着，沒有一點聲音。

莊頭麥場上，兩個老漢還沒睡覺，對坐着吸煙閒聊，烟袋上的火光在黑暗中一閃一閃地亮着。

队前面走的那个高个子，好象是个当官的，大沿帽掩在后脑勺上，嘴里叨着纸烟，大搖大摆地走过去。

“喂，老乡，借个火。”

两个老汉慌忙站起来，“哎哎，长官辛苦啦！”一个老汉干咳了一下，怯怯地问道：“长官打哪来的呀？”

“刘家圈子放哨的。”高个子不在意的回答着。“今天有人来过吗？”

“没有、没有，前晌保安队来要了粮食以后，就没有谁来过。”

“兄弟們走累了想歇一下，有地方吗？”

“前面小庙里还干净。”老汉往西面柏树林那边指点着说：“前晌保安队吃过饭就在那里歇的午晌。”

高个子把头一歪，“李排长，把队伍带到那边去。”

“是！”

队伍到了小庙里并没有休息，他们架好了枪支，很快地就挤成一小堆，咕噥了一阵，脱下灰黄色军装，换上便衣，分成五个小组，悄悄地从小庙里出来，在暗淡的月光下，分为几路沿着河沟向刘家圈子附近去了。

高个子带领的一个小组四、五人，沿着麦地，时起时伏地行进着。穿过一片麦田，在灰暗的月光下看到通往小周庄有一条蜿蜒小道，象一条蚯蚓似的伏在田野里。忽然小道的远处传来一阵呜咽的声音，声音顺着微风一阵清楚一阵，高个子警觉地伏在一个小粪堆后面，几个人都把匣子枪握在手里屏住呼吸留神地听着。声音愈来愈近，逐渐能分辨出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了，高个子双眉紧皱考虑着是否还要往前走，伏在他身旁的一个黑汉子轻轻推了他一把，小声说：“连长，快绕路走吧，少找麻烦，管他

奶奶的。”高个子听了片刻，默定确是只有一个人的声音后，就果断地说：“不，問問看！”他把匣子枪往身后腰帶里一掖，从粪堆后爬起来向小路走去，这四个人也跟了过来。

走近了，看見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媽媽，一路走，一路用她那破旧的毛藍布衫的袖子揩着眼淚，低沉而悲痛的哭声象有一件很难过的事在折磨着她。从她补釘盖补釘的衣衫和她那刻滿皺紋的面孔上，可以看出，这是个典型的长年受貧勞、受迫害，在辛酸的日子里熬煎出来的农村老大娘。

“老媽媽，你为什么事这样伤心呀？”

“啊！……你是……”老太太停止了哭声，看見眼前这个庄稼汉，一时怔住了，她用两只昏花的眼睛，上下打量着面前这个滿面笑容的高个子农民。

“老媽媽你有什么难过的事啊？”高个子关心地问道。

“你，你們是干啥的？”老媽媽惶惑地問。

“我們是新四軍，老媽媽。”

“新四軍不是撤走了嗎？”

“不，沒有走，我們是永远和你們在一起的。”高个子溫和地回答，就象儿子对母亲傾說什麼似的。

“你們真是新四軍嗎？”老媽媽似信非信的打量着高个子。“真的，老媽媽。”

“唉呀，可盼望到亲人了。”老婆說着又伤心地哭起来了，两只手顫抖着。

“您老人家到底有什么委屈快給我們說說吧，也許我們能幫助你的。”黑汉子插咀說。

“噢，这个不得好死的刘鶴卿，他的良心真黑透啦……”

在路旁土坡后面的枣树丛里，老人家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說出了一段悲慘的遭遇：

……廿四年前老人就熬了寡，風里雨里給地主做活，兒子大牛、二牛給劉鶴卿家放羊砍柴作小工，挨打挨罵，总算把兩個兒子拉把大了。母子們千辛萬苦買了八畝地，大牛廿二那年冬天被湯恩伯抓了走了，一去四、五年沒有音信，不知是死是活；剩下二牛才十六歲，母子倆相依為命，起早摸黑整治着那八畝地，遇到不好的年景吃糠嚥菜是常有的事。以後二牛長大了，膀寬腰圓，濃眉大眼，誰也趕不上他，又忠厚又勤快。後來生活漸漸好了點，隔鄰張大叔給說了門親事，是大魏磐魏老忠家的閨女秀梅，也是出名勤快的人，遠近誰都知道，都說這真是天生的一對呀，結婚才三天，保長趙黑狗領着劉鶴卿的土匪兵來了，說二牛是新四軍，把二牛捆起來就走，媳婦哭的淚人似的，老婆苦求哀告結果還是帶走了。老婆到處央告求情，趙黑狗說拿錢來他保險找劉鶴卿把兒子要回來，老婆一狠心把命根子——八畝地賣了××元現洋交給了趙黑狗，但兒子還不給放出。今天又去找趙黑狗，這小子正忙着給劉鶴卿作壽，到處搜錢要款，見了老婆不耐煩地說：“錢我給大隊長了，他不放我有啥辦法，你去找大隊長去吧！”老婆拚着老命到劉家園子，沒進園子就被一羣匪兵給攔住了，並且惡恨恨地說：“快滾蛋！臭老婆子，你兒子是新四軍，今天上午皇軍憲兵隊已經把他捆上炸彈炸死了。”

“這是什麼世道啊！我們以後的日子還咋過下去。……”

老人哽咽地說不下去了。高个子年青人嗓子里象軋了塊骨头一樣，酸疼的難過，眼睛潮濕了。那黑漢子握緊了拳頭狠狠向地上捶了一下說：“易連長，下命令吧，我們摸進去先把他奶奶的劉鶴卿干掉！”其他幾個人，眼睛里也閃爍着仇恨和憤怒

的火焰。易連長壓抑着激動的感情說：“二魁別着急，我們一定給老媽媽出這口氣的！”接着又問了老大娘關於趙黑狗住的地方，劉鶴卿的偽軍活動情況等等，忽然劉家園子東南角砲樓處乒乒乒乒響起了槍聲，划破了沉寂的夜空，遠遠的碉堡里無數條白色的手電筒光芒向四周探照着。易連長等迅速地伏在樹丛里。過了一會，四五个穿毛藍對襟褲褂的庄稼人順着小河沟迅速地往樹丛弯着腰跑來了。为首一个矮胖子手里提着駁壳槍，走近了枣樹丛，易連長看出這是李排長他們，就把手指放在口邊輕輕吹了三聲，李排長也還了三聲，氣呼呼地過來了，和連長握了握手說：“他媽的，真糟糕！我們剛爬到園子的护城河边，躲在土坡后面偵察，河那边有几个地堡，黑呼呼地看不清，張金发爬上土坡想湊近点看看，就被狗日的們發現了，狗杂种們防的好紧哪！連長，看样子，不好再去了。”

易連長說：“同志們，咱們回去后再商量吧！老媽媽，你也回家吧，不要难過了，我們會給你出這口氣的。還有，老媽媽，回去后，可千万不要說碰到我們的事啊！”連長再三叮囑着。

老大娘緊緊抓住易峯和李排長的手說：“好孩子，放心吧，你們一心為咱穷人，大娘死也不會出賣新四軍的。”說着又擰起衣角拭了拭眼淚縱橫的面孔。

老大娘走了以后，戰士們都集中地蹲在枣樹丛后面，易連長低聲地說：“同志們，眼下時間對我們是頂寶貴的，听了剛才李排長的匯報，看來敌人防的是很紧的，我們除了繼續更机警地和敌人保持三里左右的距离分头进行偵察外，还必须重視老媽媽剛才提供的那個寶貴的材料，不僅使我們進一步掌握劉鶴卿的罪狀以及劉鶴卿与趙黑狗二人狼狽為奸的关系，更重要的是

这些民族败类，现在正在搜括羣众錢財給刘鶴卿做寿。这件事，既然刘鶴卿这样通过赵黑狗抓人要錢，因此赵黑狗无疑是刘鶴卿的信徒。”易連长向大家扫了一眼繼續說：“我們必須利用这一点，明天再搜集一些情况，晚上就开始行动。”干部和战士經過一陣低声的酝酿，一致表示同意，接着又化为几个小組分散了。

不 速 之 客

屋子里悶热，赵黑狗今晚又多喝了两杯酒，剛躺到床上不一会，就出了一身臭汗，想起白天收寿礼的事，越发使他煩惱，呸的一声吐了一大口痰：“真是他媽的些穷骨头！”一边罵着，一边把竹床搬到院里，叫老婆泡了壶龙井茶，他独自躺在那里慢慢地喝着。涼爽的微风从院牆外陣陣吹来，赵黑狗心里痛快了些。“还是特务連龐連长有两下子……”赵黑狗心里想：要不是龐歪咀給派来这些大兵，大队长明天的寿辰需要的这些东西說啥也弄不齐，这些穷骨头非狠狠地压，油水才能出来，真他媽的！……

“赵保长在家嗎？”外面有人敲門。虽然敲的不太猛，但却有点命令的味道。赵黑狗連忙从竹床上起来，他想这一定不是那些“穷骨头”，而是个比較硬梆的人，于是就滿面春风地問道：“誰呀？”

“大队部的！”

“咋又来了，我已經把錢收齐送去啦！”

“大队长今天高兴，請你去喝酒。”

“嘿嘿，好好，我就去，我就去。”赵黑狗一面忙着扣扣子，一面开門，“这真是太麻煩大队长啦！”

赵黑狗出来一看，媽呀一声吓的骨头都軟了，两个伪軍当官模样的人一高一矮，都端着匣子枪，烏黑发亮的枪口正对他的胸口，“不許高声嚷！”来的人命令道。“弟兄們，这……这是干什么呀！有話好商量嘛……”赵黑狗清醒了一下，連忙哈腰陪笑地說着，两只小眼睛里隐藏着惊慌和紧张的神情。

“赵保长，不要害怕，我們是新四軍，今天有件事要麻煩你，能帮忙就不杀你！”高个子以命令的口吻說。

“好說，好說，兄弟不害怕，不害怕，貴軍寬大，兄弟我明白，一定效勞，一定效勞。”赵黑狗恭敬地回答着。

“你明白就好。”高个子把枪插到身后面。

这一陣声音不高的對話，把屋里的人吵醒了，赵黑狗的媽，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在屋里喊道：“黑狗呀，天不早啦，你还往哪去呀！”

这里矮胖子向外一揮手，两个武装战士就进屋去了，一会可把赵黑狗的老婆和他娘都捆住了，嘴里塞上了棉花。

“暂时請她們委屈一下，我們不会让你们吃苦的。”高个子連长說。

“是是，官长寬大，兄弟一定效勞。”赵黑狗答道。

“报告連长！前面房子那边菜园子小道上一个伪軍向这边来了。”小科和張金发匆匆地从墙头那边跑来报告說。

連长皺了一下眉，果断地說：“你俩隱蔽起来，作好战斗准备，等他过来再看。”小科和張金发推上了枪机，躲伏在两边墙角黑影处。

那个伪軍手里拿了个空酒瓶，搖搖蕩蕩地从菜园子小路上往这边来，嘴里哼着“六月里来蓮花开呀，小妹妹来把我爱呀，一呀呀呼嗨呀……”

“这个是大队部的勤务兵，他又来要酒了，是个醉鬼。”赵保长讨好地向连长说。

“跟他打招呼，”连长向赵黑狗命令道。

“是是。”待那个伪军走近了，赵黑狗说：“二混子，你又来要酒吗？”

“赵保长，再弄几两吧，你这酒实在好呀！”这家伙到跟前醉眼朦胧地举着个空瓶子，东摇西摆地咕噜着。易连长一撇嘴，粗壮矮胖的李排长上前几步照那家伙脸上没头没脑地打了一顿，说：“他妈的，黑更半夜谁叫你来要酒的！嗯，”那家伙被这个“当官的”几耳光打的踉踉跄跄差一点没摔个狗啃泥，正在他昏头转向的时候，小科和張金发从黑影里一个箭步上来就把这个家伙架住了，这家伙刚要张口叫，一团棉花塞到他嘴里，老老实实地被捆起来了。

“对不起，赵保长，只好请你们一起到我们那里去一趟了。”

易连长、李排长、小科等六个人押着赵黑狗、伪兵、赵黑狗的娘和老婆拐弯抹角走了二三十里到了大柏树林里，天还是黑洞洞的，小科轻轻一声口哨，从树林深处土堆后面出来了几个同志。老练而诙谐的郝排长走向前敬礼说：“连长辛苦了。”连长答了礼。郝排长看看这一群男男女女，说：“连长，这是打哪儿弄来这么一大家子啊？”大家哄哄的笑起来了。

夜 审 保 长

半小时过去了，三星已经高挂在西边的树梢上，靠柏树林周围黑影处散布着几个伪军打扮的荷枪战士，监视着四周的一切动静，这里就是易连长的临时宿营地，现在又是审讯人民罪

人的临时法庭。

易連长坐在一块大石头后面，郝、李排长和其他战士都坐在易連长两旁，先由两个战士将那个伪軍勤务兵带上来。那家伙酒早已吓醒了，现在一看到这个森严的場面，更觉得情况严重了，恐惧地望着易連长，口里咕囔着：“长官开恩吧，小的沒敢作啥坏事……”說着把口袋里的銀元伪鈔都掏了出来，放到易連长面前的大石头上。战士们一看到他这副可怜相，强忍着沒笑出来。易連长一眼就看出他是个胆小鬼，于是就温和地說：“把你的东西都拿回去吧，咱們新四軍是不搜腰包的，只要肯立功贖罪，一律不杀，还要优待。你把圍子里的情况照实說吧，如果是实话就可以不杀你。”“是，长官，我說，我都說。”

从这个伪軍咀里知道刘家圍子里有四个連，一个騎兵連，两个步兵連，还有个特务連，火力配备的很足，明天的口令是“祝寿”，特別口令“消灭”，地堡暗道的配置这家伙不清楚。

把这个伪軍帶下去以后，接着押上赵黑狗。赵黑狗一見易連长就連忙哈腰鞠躬，滿臉陪笑，易連长用手一指說：“你坐下。”赵黑狗又連連道謝，坐在地下，两只小眼睛里露出恐惧的神色。

审判員們都严厉地瞪着赵黑狗，一陣寂靜过去了，赵黑狗看着这个可怕的情景，不由地为他自己的生命捏一把汗。这个良心发了黑的罪人在人民庄严的审判之前，再也坐不稳了，他断断续续地說：“长官……不……同志……貴軍寬……寬大，兄弟……”李排长性情急躁，忍不住胸中怒火，“呸！那个跟你是同志！”

赵黑狗更害怕了，連連說：“兄弟該死！兄弟有罪！”